

三“垟”图强

■本报记者 刘淑芳 陈雅雯 通讯员 张文懿

在云和梯田的“5A景区光环”未能完全笼罩之处，叶垟、大垟、后垟三个高山村落，依旧安静地隐匿在海拔900米以上的云雾深处。

“垟”这个称谓在山区通常指山间田地，曾经在这里代表着密集的香菇棚和勉强维持生计的产业。直到山间的绿色逐渐被消耗，村庄的发展也被崎岖的山路所束缚。

当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春风吹进深坳，三“垟”奋起图变。他们以“垟”字破题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，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，为这个古老的方言词汇注入了新鲜。

困局

清晨，海拔近1200米的后垟村笼罩在薄雾中。村民毛作兴习惯性地举起手机，拍下满山的绿意和袅袅炊烟。“早安，我在后垟等你。”朋友圈里这句简单的问候，成了他与外界连接的日常仪式。

这片草木葱茏、梯田错落的美丽家园，是毛作兴和妻子胡丽娟用二十多年时间重建的。2002年，毛作兴在外省经营着蒸蒸日上的食用菌生意，但乡亲们的呼唤让他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

彼时的后垟，山头和田间因过度栽培香菇留下了不少生态“伤疤”。这种景象，也是那个年代叶垟、大垟的共同印记。虽然白鹤尖余脉的山脊线分割出层层叠叠的梯田，成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根本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些宝贵的土地几乎被灰黑色的香菇棚占据。

当时，种香菇是三个村村民的主要生计，但同质化竞争令利润逐年缩水，许多家庭一年辛苦下来，收入不过千元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外出谋生，村里只剩下老人和日渐破败的房屋，土地被抛荒的速度也在加快。

“回来吧，村里需要改变。”乡音的呼唤，最终超越了事业的诱惑，毛作兴携妻带女回到家乡，在乡亲们的信任下，连任了四届村委会主任。改变，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。2004到2006年，后垟村的泥泞机耕路在村民们的努力下，变成了坚实的水泥路，曾经闭塞的山村迎来了久违的畅通。

真正的挑战在于“断腕”重生。2006年，后垟村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：封山育林。80%的山地得到保护，毛作兴带头守护家乡的绿水青山。寒来暑往十余载，昔日的山水伤痕渐渐被新绿抚平。

随着云和梯田景区的创建，“路宽了，山绿了”的生机同样在叶垟、大垟的土地上萌动。然而，山高路远的天然桎梏犹在，人口外流、老龄化加剧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。

如何让有限的土地产生更多价值？如何让留守的乡亲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？这是三个村庄共同面临的挑战。

抉择

2014年春，梨花缀满叶垟村的老梨

树时，张建芬辞去丽水市区的高薪工作，回到了故乡。

位于海拔900多米山坳里叶垟村，曾因40多年种植高山番茄而小有名气。这里的昼夜温差大，番茄生长期长，口感格外鲜甜。然而，山高路远，番茄的销售始终受限，农户们延续传统的产销模式，肩挑背驮、满身尘土地将蔬果运下山，番茄难免磕碰出伤痕，价格也因此打了折。

“我们的反季节蔬菜这么好，为啥卖不出好价？”抱着改变家乡的念头，张建芬开始鼓励留守村民种植高山番茄。与此同时，她在大垟村流转了200多亩抛荒梯田，建起30多个蔬菜大棚，以“基地种植+合作社+农户种植+电商销售+产品深加工”的全产业链模式，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抱团发展。

但难题接踵而至。随着“粮保功能区”政策的实施，梯田上划了红线——非粮食的大棚不能随意搭建，修整田埂也要层层报批。“耕地有限，怎么才能让亩产值变高呢？”面对新情况，叶垟村党支部书记张祖龙犯了难。

同样的课题也摆在大垟村和后垟村面前。不远处，云和梯田5A景区所在的坑根村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，牛栏改建的咖啡馆飘着咖啡香，民宿门口挂着“今日满房”的牌子。而叶垟、大垟、后垟如同被困在透明的玻璃罩中，旅游开发的春风尚未吹到这里，生态农业又受困于物流与土地限制，很多村民感叹，“近在眼前的‘金山银山’，仿佛隔着一道墙，怎么也够不着。”

后垟村的毛作兴也在发愁。2010年起，他在梯田里养田螺、甲鱼，又把自家祖屋改建成“鸡鸣三县农庄”，山泉水炖煮的生态甲鱼成了招牌菜，一度吸引了不少食客。然而，随着景区核心区民宿的崛起，地处边缘的农庄渐渐冷清，入住率不断下降，“游客都集中在几十公里外拍梯田，谁愿意在盘山路上多开半小时的车？”

乡村发展又到了关键的路口，三“垟”该何去何从？一场关乎未来的抉择，在云雾缭绕的山谷中酝酿。

破局

夏日的阳光洒在大垟村的梯田上，田水清澈透亮，映着田间忙碌的身影。大垟

村村委委员陈可东俯下身拨开水稻秧苗，看着一尾尾田鱼在水里欢快地游弋。

在大垟村的梯田里，不仅稻鱼共生，稻蛙、稻鳖、稻螺等多种生物共同构成了生机勃勃的生态循环种养画面。稻穗落下的花粉滋养螺苗，田螺啃食后的杂草变成稻谷的养分，鱼群游动搅动淤泥，为稻田提供天然有机肥。如今的梯田，正通过这样的生态循环，焕发着新活力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梯田无法大规模机械化的劣势，反而成了独特的优势。村民手工插秧、人工除草的身影，被拍成短视频传到网上，成了“古法种植”的活招牌。

稻谷还没成熟，预订的客户就驱车来到田间，看着水田里沉甸甸的稻穗，直接下单“买下整亩稻谷”。最珍贵的“宝贝”藏在水下，秋收时捕捞的田鱼供不应求，一尾肥美的田鱼，价格是普通淡水鱼的两倍。

“没有游客来，就让土地自己生出金子。”这个在田埂上琢磨出来的想法，正在三“垟”的梯田里变成现实。在叶垟村，除了原有的高山蔬菜与粮食轮作基地，浙江省科技特派员还带来了花卉“北美冬青”的种植技术。村支书和张祖龙将第一批冬青幼苗栽种到试验田里，为乡村开辟了“精致农业”的新路。这种花卉虽然生长周期长，但能卖出好价钱。一旦试种成功，村民就能把它们种植在田埂坡地上，既不与主粮争地，又能美化环境。

在大垟村的更高处，云和师傅石余凤的“粮菌轮作”基地里，夏菇菌棒在特制的定向袋里生长，借助高海拔的凉爽气候实现反季节高效种植。秋天采收了香菇后，富含养分的菌渣直接还田，滋养冬小麦生长。“土地一年到头都不闲着，这样才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。”石余凤说。

后垟村的毛作兴夫妇则全面开发了“垟地”的价值。起初，他们办农家乐、民宿，后来在田里养田螺和甲鱼，此后再到山上散养土鸡、种有机瓜果，逐步实现了“垟地”的全面增值。

这些曾被“垟”字所限的村庄，正通过循环共生的智慧让每寸土地都发挥出多重价值。他们用实际行动重新定义了“垟”——这里同样是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态沃土。



记者手记

高山梯田突围启示

本报记者 刘淑芳

叶垟、大垟、后垟三个高山村的故事，内核统一。那就是在耕地保护的政策鼓励下，面对自身先天条件的不足，以“循环共生”为核心理念，深挖“稻”字潜力，拓展“+”字内涵，在有限的垟土之上，实现了单位亩产效益的倍增与生态价值的升华，为高山乡村发展提供了一种破题路径。

三村在梯田开发中尽显向空间要效益的智慧。“稻+”立体种养模式突破平面耕作局限，通过垂直维度的生态布局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；向时间要产出的探索更见巧思，如粮菌轮作让土地“四季无闲”，在不同季节承载高价值作物；而向融合要未来的发展布局，则打通了生态价值转化通道。从单一种养到融合观光、民宿、农产品电商等业态，三产融合为高山农产品拓展了市场空间，有效提升了整体价值。

他们的实践更昭示着偏远高山村在资源约束下的生存智慧。当景区核心区沐浴旅游红利时，三“垟”选择深耕脚下土地，让垟土自己“生金”。这种不依赖外部输血的内生式振兴，恰是最坚韧的力量源泉。除此，他们摒弃“拼规模”的粗放路径，转而在“精耕”与“特色”中锚定突破点，将耕地保护政策转化为生态农业创新的契机，把高海拔气候劣势变为反季节种植的独特优势，最终在方寸垟土间实现“一亩多收”“一季多产”“一业多赢”的价值升华，用活态实践诠释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深刻内涵。

本期策划主题

云端经济带

深读 丽水